聯合報 周日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一月七日 星期日

一綱?本 還不都是考考

既然一本好 當初爲何改多本

林家嬿／大學生（宜蘭市）

看到新聞報導，北北基將回到一綱一本，心裡不禁在想，早知如此，那當初在推行一綱多本時，爲什麼不詳加規劃，而是匆匆執行？

猶記國中時的課本仍是國立編譯館的作品，上課時專心作筆記，再加上老師發的講義，對於應該學習的資訊，來源綽綽有餘。台灣的升學主義觀念甚重，當初一綱多本的本意是爲了減輕學生「肩」上的負擔，演變到最後，現在許多的孩子都要拉著像行李箱的書包上學。

在我看來，舊式教育沒有什麼不對，有一個固定的範圍，學生的負擔不會太大，家長的經濟壓力也會減輕，雖然唯一的缺點是少了點廣度，可能會使學生的腦袋陷入古板，甚而怠惰；我覺得這才是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去解決的地方，才不會一直猛開發新的政策，卻又發現弊處連連。

一本多本 課綱才是根本

周漢強／高中教師（中縣清水）

台北市郝市長推動一綱一本的工作配套，打算在現今良莠不齊的教科書市場中，爲北市學生選出「一本」最好的課本。然而，目前每一本教科書都是依照一「綱」編寫內容，但更重要的根本其實是「課綱」的問題。

筆者曾經參與教科書的編寫，過程中我們常常需要「揣測」那語意並不明確的課綱，自然造成各家教科書對課綱不同的闡述方式與內容。看過課綱的人都知道，每一項不過一、二十個字，全本不過一、二百字的課綱，就要劃定一學期三、四十小時上課所需的課本內容，卻不見課綱作者對課綱隻字片語的詮釋與說明，只好大家一起猜！

事實上課綱不用定得太嚴格當然也有好處，反正各家教科書業者也大多邀請各著名大學院校的教授執筆，任何一種詮釋方式自然都有其價值與可讀之處。但是壞就壞在我們有一個不叫做聯考的聯考！在考試中出題者的詮釋，變成至高無上的方針，偏偏出題者恰恰不可以是任何一家出版社的作者，於是衍生出學生必須遍讀經史子集的應付方式。

我認爲，教育主管機關不能在每次教科書審查結束之後，就置身事外。每半年至一年，理應召集各級學校學生、教師甚至家長代表，收集對現行教科書的意見，以列入未來審查教科書的標準，才是積極提升教科書品質的作法。

課綱內容同樣也需要定期檢視，除了正確性、銜接性及跟上時代腳步之外，最重要是科目之間的關連與協調，這也才是九年一貫最初始的立意與價值之所在。

改成一綱一本，頂多只是從一堆爛蘋果（多本）裡面，選一顆比較不爛的，重點是蘋果樹（一綱）也營養不良，怎麼能夠長出好蘋果呢？積極地面對現有一綱多本的環境，提高「一綱」的品質，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一本多本 都是一元思維

蔡蔚群／北一女中歷史科教師（台北市）

一本好還是多本好？我的想法是：一綱一本與多本的拉鋸，與其說是針鋒相對，不如說是同樣思維的展現，都是一元，無關多元。

教育部說得沒錯，一綱多本確爲世界潮流，台北市政府是走回頭路。不過，討論一本多本孰優孰劣時，我們得先放在台灣特別的教學脈絡下檢視——教學有固定進度、必須使用某本教科書、一定要把整冊教科書教完、鉅細靡遺的教科書審查制度、無法啓發思考的選擇題、考試支配教學的宿命，以及台灣愈來愈明顯的教育中央集權化趨勢。

若不是考試，一本或多本能激起這麼多漣漪？但是，考試本身就是一套閉鎖的制度，既不容許多元的聲音，也無法讓學生深入思考，不檢討考試，卻在教科書上動腦筋，無異捨本逐末。

杜部長或郝市長都以承認現行考試方式爲前提，北市教育局甚至還考慮和心測中心合作命題，但選擇題只是一種四選一的猜謎，桎梏學生心靈更甚八股。所謂多元，不只是呈現不同，而在不同意見、想法的溝通和分享。

學生必須表達意見、分享他人的想法、進而理解他人、試著化解衝突，這些都不是基測／選擇題所能企及，這也是爲何政策上一本與多本之爭，實爲一元與一元之爭。

火影忍者和立委 到底誰比較暴力

麗涵／家管（台北市）

那天傍晚，女兒忽然對我說：「你們大人最討厭了。」「怎麼說？」我問道。「媽媽，眞的很無聊耶！就是那個什麼兒福聯盟，說火影忍者是暴力卡通。他們看過了嗎？他們根本不了解火影是什麼、和它眞正的內容。」

女兒吞了一下口水又說：「其實火影的故事，它義意是很深遠的。不懂又愛說別人，你們大人說：『火影很暴力。』那立法院的大人穿著西裝；然後在那裡推來打去也不知他們在幹什麼？然後電視就SNG連線，每小時重播一次，強迫我們看。」「到底誰比較暴力，同學也在說；不讓我們看火影，難道叫我們看天線寶寶嗎？」

看女兒那麼生氣，心裡也覺得很好笑，並沒有放在心上。過幾天，我上網查資料、不小心看到許多人在網上發表有關於火影忍者的文章。我看了一下，發表這些文章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有。他們都認爲火影起碼比那些打來推去的政治人物優秀，因爲火影不說髒話、有團隊精神，會互相鼓勵等等。

其實火影有沒有暴力，坦白說我不知道。我是一個四年級的媽媽，而女兒則是國中生。我總是認爲；正面的事務是學習，而負面的事務則是另一種教育。

我比較擔心的是，從孩子口中說出：「那些大人在開會時推來打去，跟火影忍者比起來更暴力」，我想這應該是孩子們的抱怨；也是他們的心底話。孩子的感覺簡單而直接，大人們要加油，不要讓孩子看輕你，要樹立起良好的典範。

銀行爛帳 丟給國庫收

林淑玲／媒體工作者（北縣淡水）

政府一天接管兩家銀行，爲存款人撐起的「保護傘」，儼然變成經營者從國庫搬錢的巧門。

「銀行不倒」神話，一旦掀開潘朵拉盒子，盡是道德風險耳！以力霸事件爲例，怎麼會這麼巧？一連串的關係人交易、東森與力霸切割、東森多媒體高價賣給外資…，都在所謂的「銀行家」雙手一攤，通知政府接管前夕發生。更巧的是，集團負責人還正好回大陸探親，生病無法返台。

說來也不奇怪，每家銀行要倒之前，總會出現一些光怪陸離現象。重點是，銀行經營者把錢搬走了，納稅人永遠是任人宰割的肥羊，而且連叫都叫不出來。近日又傳出，RTC可動用金額已不多，後續還有四家問題金融機構要處理，增資勢在難免。

政府主事部門，說到從納稅人口袋掏錢，完全是「嘸血嘸目屎」，重建基金不夠，那就再編吧！所謂「編」，就是要納稅人埋單。銀行經營不善，倒楣的是人民；銀行經營者要從中上下其手，倒楣的還是人民。經營者拍拍屁股走人，即使沒走成，冗長的官司打下來，僱得起龐大律師團的資本家，最後還不見得會有事。

現在的制度，讓銀行經營者根本不須要考慮風險，賺了就賺了，萬一撐不下去，國庫就在後面挺著。這也使市場上的「劣幣」與「良幣」混成一鍋，反正有政府保障，民衆也不需要在乎往來銀行是否經營審慎、信用良好。即使想正派經營的銀行，往往也不敵同業競爭壓力，只好跟著跳下去同流合汙。

「銀行不倒」的神話，在一連串銀行倒閉，把爛帳丟給國庫之後，成了大笑話。如果銀行經營者必須自負盈虧，胡搞瞎搞就招不到存款戶，像前幾年比賽發信用卡，這一、二年房貸浮濫，配合建商、房仲業者炒作房地產的事，根本就不致發生。

金管會只會幫財團擦屁股?

龔祐民／電子業（嘉義市）

力霸集團引爆一連串地雷股相繼浮上檯面，金管會宣布中央存保接管中華商銀，以防止民衆擠兌。這不就等同政府要拿人民的血汗錢，幫助一個能力不足又虧損累累的大財團？

爲什麼政府不能挪一點重建基金幫幫那群卡債族解決爛帳，讓他們有重生的機會，而要花好幾百億去幫一個先天不良、後天又失調的財團重整？當出力流汗的人民總是苦哈哈地像是在自討苦吃，那些財團背後的貪圖者卻能安心睡大覺，金管會眞的只能做這些抽瘦補肥、讓人民看不到希望的工作嗎？

孤女飢寒 政府何在

鄭治平／公（台北市）

與父親相依爲命的高中生沈念慈，在她父親病發死亡時，郵局帳戶內只剩一元，這是父女倆最後的財產。少女小雅，才十來歲就獨自生活，因沒有經濟來源，三餐有一頓沒一頓，洗澡只能洗冷水，生病也沒人管；更不幸的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親人母親在日前過世，卻留下上百萬的房屋貸款債務，令人對她的未來感到不捨。

筆者曾經在社福機關服務長達五年，對社會福利制度略有了解，其實許多良好的社福制度，問題往往在基層執行者，無法以「愛心」落實執行。

我強烈建議新聞媒體，應該關個溫馨關懷（或人民投訴）版面，與人民力量結合，督促麻痺的官僚系統，積極解救關心我們可憐的孩子們！民意代表也請做些好事吧！

民意論壇・聯合新聞網 紙上叩應

歡迎來稿（投書或漫畫），文章經採用，將同時刊登於民意論壇版及聯合新聞網（udn.com），並收錄於聯合知識庫（udndata.com）。

來稿請附真實姓名、身分證字號、職業、通訊地址及戶籍地址（包括區鄰里）、聯絡電話（白天及夜間）、銀行帳號。

請勿一稿數投；民意論壇版及聯合新聞網對來稿有刪修權，不願刪稿請註明；請自留底稿，原則上不退稿。五日未刊，請自行處理。

來信請寄（110）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聯合報民意論壇；或傳真（〇二）二七六四八五四二、二七六四八三四一。電子郵件：udnip@udngroup.com。

聯合筆記

蘇修、馬修、不敵「扁修」

李祖舜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一席「朝野和解論」，引來黨內外隆隆炮聲，馬英九的想法即使不是太天眞，也是過度理想。至少他錯估了一件事，那就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差距，大過與共產黨的差距。

要談朝野和解，檢視近年國內的政治發展，似乎還眞找不出什麼成功的例證；而且，相關倡議者，幾乎都沒什麼好下場。從最早喊出「喝大和解咖啡」口號的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到近期主張「和解共生」的前行政院長謝長廷，不是被迫請辭黨主席、甚至退黨沈潛，就是黯然下野，回歸綠營基本教義派的懷抱。

當今國內政壇，最有能力推動朝野和解的陳水扁，現在則是賣力地撐持他面臨崩解的掌權者身段。在殘存的總統任期裡，他只是一心一意維繫自己一蹶不振的支持度。

陳水扁日前的元旦文告，批判政黨政治的惡質化，將國民黨指爲「威權復辟」的代名詞，再也看不到他剛上台時高唱「新中間路線」的誠意，更嗅不出任何向在野黨釋出善意的和解訊息。檢視阿扁這七年來在朝野互動的表現，未嘗不是走上自己的「扁修路線」。

而放眼綠營諸天王，原本各自爲了總統大選考量，或許還想嘗試踏出往中間靠攏的步伐，但在揣測阿扁天威的前提下，也都已全部退縮卻步。別說謝長廷絕口不提「和解共生」，早先喊出「歷史共業」的蘇貞昌，也選擇改口切割，公開主張法辦馬英九的特別費案。更別提帶頭衝鋒、全力追打新潮流和國民黨黨產的游錫堃。

相較於綠營天王們卯足勁向深綠選民示好，極力拉扯早已脆弱不堪的朝野互信關係，拚命往主戰方向推擠，馬英九此時喊出「藍綠和解」，就更顯得突兀刺耳與脫離現實。

藍綠陣營裡，很多人把馬英九與蘇貞昌視爲二〇〇八大選的假想對戰組合，不過在「扁修」路線尚未瓦解前，顯然「蘇修」與「馬修」路線暫時都還是條「禁止通行的」危險路線，就連「單向通車」都很有問題。

不准兩岸分工 產業只好整體出走

莊奕琦／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台北市）

總統元旦文告再次重申兩岸政策採「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基調，對於近來醞釀中的蘇修路線，無疑是當頭棒喝。相對的，美國和歐洲商會多次發表台灣正在被邊緣化的警訊，並認爲只有兩岸經貿正常化，才能提高台灣的國際競爭力。事關台灣未來的前途，甚值得研究。

論者認爲全球化不等於中國化，過度投資中國和產業外移已造成國內失業率惡化，同時排擠國內投資。因此目前台灣高失業和低經濟成長率都是投資中國惹的禍，故必須嚴加管控。

但就過去的發展來看，一九八六到九五年爲製造業比重下降最快速時期，平均每年下降百分之四點三九，然而此期間失業率平均每年反而下降百分之四點四六，主要因這段期間製造業就業人數每年平均只減少百分之零點一五，而服務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成長百分之四點一九，故此期間產業外移對國內就業的負面影響並不大。

一九九六年後失業率開始增加，尤其在二〇〇一到〇五年平均失業率達百分之四點六六。此期間製造業的比重雖然繼續下滑，但製造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仍然有百分之零點五五的成長，反而服務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只成長百分之二點一一。

製造業對總就業人口仍有正面貢獻，主要原因爲，兩岸電子資訊產業的垂直分工，有助於國內產業的發展和就業人口增加，故二〇〇〇年以後，製造業對外投資造成的產業外移，並非造成國內高失業率的原兇；眞正的問題是，產業結構轉變爲服務業導向，但此時服務業又未能創造足夠就業機會所致。未來降低國內失業率的關鍵在發展服務業。

再就國內投資來看。一九八六到二〇〇〇年均呈正成長，年平均爲百分之十點四，但二〇〇一到〇五年平均則爲負百分之零點五六。爲何如此？

由於早期對外投資主要爲利用廉價勞工的傳統型產業，生產供應鏈較短，兩岸間的產業分工屬於水平分工，大陸生產較低層級產品，而台灣則生產附加價值較高產品，造成國內產業的升級和投資的增加。

九〇年代末期對中國大陸投資轉向電子資訊產業，生產供應鏈較長，兩岸間的產業分工屬於垂直分工，原本可透過充分利用垂直分工將上游研發和關鍵零組件產業根留台灣，投資中國大陸進而布局全球，扮演東亞區域經濟資源整合者的角色。

然而由於一九九六年「戒急用忍」政策以來，長期無法三通、直航下造成交易成本增加，台灣逐步失去做爲進入東亞和中國的平台優勢，再加上投資上限的限制，阻礙兩岸分工的布局。

兩岸不能分工，只好整體出走，上、中、下游電子產業眼看著將被大陸整碗捧去，國內投資自然萎縮。違反國際產業分工的箝制政策，顯然才是造成對外投資和國內投資呈負相關的主要原因。

地處東亞樞紐的台灣，投資中國主導東亞經濟整合進而布局全球，是台灣面臨全球化永續發展所必需的最高經濟發展戰略。違反市場法則的政策干預和鎖國心態註定要失敗，市場反撲的結果必導致台灣經濟被邊緣化，全民皆輸，當政者能不愼乎？